



利益算计
权力斗争

需要指出的是，等级制度里的这些人，上至天皇，下至非人，他们的身份都是世袭的。万一你不幸出生在非人之家，这辈子基本上就是悲惨的命运等着你，不仅吃不饱，连生命安全都没有保障。举个例子，当时日本武士如果新得了一把刀，他的第一个想法就是找个非人来试刀，因为按照规定，杀掉一个非人是不会受任何处罚的。

天皇虽然处于最高层，但自从幕府夺权后，他的日子就不好过了，收成好的

10 天皇也要饿肚子

时候就给他多吃一点，碰上海啸和地震时天皇一样要饿肚子。一代代的天皇都是饥一顿饱一餐，缝缝补补又三年——这样的状态一直持续了几百年。

其中的原因除了天皇是被幕府软禁和监视的对象，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那时候的日本实在是太穷了。

等级制度加上资源匮乏，日本的生产力水平不仅无法跟当时的大清帝国相比，在全世界也是比较低的。根据一些史料记载，很长一段时间里日本人都没有解决住房问题。一家人往往是随便找个地方挖个洞，叫“直洞”，也就是在地上直挖下去，洞口用茅草挡着雨水，洞中间插根木棒棒作为用双手攀爬的直梯。他们早上出去劳动，爬出洞之前要朝洞口大喊一声：“我出去了！”这是为了防止有人在洞外撒尿或者鸟拉屎到头上；同理，晚上回来跳下洞之前还要大喊一声：“我回来了！”如果事先不打声招呼，那是很容易踩到洞里家人的头的。

还有一种说法，日本人挖这些洞有一些讲究。为了能遮风挡雨，方便进出，日本人经常将洞挖在生活比较便利的地方，比如“松下”“渡边”“山口”“田中”“竹下”等，天长日久，这些地标就成了日本最常见的姓氏，方便大家记

忆——你是从松下来的，他是从渡边来的。但这是野史，可信度不高，没有找到相关的史料证明。

在日本皇宫，服侍天皇的是又老又丑的老妈子。咦，太监去哪里了？这个真没有，整个日本历史上都没有太监。

日本从唐朝学习了政治制度而没有照搬太监制度，人们在谈到这个现象时一般会谴责中国封建王朝的黑暗而会褒扬日本讲人性，其实并不是日本保障人权和讲究人性，而是有另外的原因。

要了解这个原因就必须先来了解下面这个问题。

大家都知道，成为太监，就要把那个要命的器官割掉，这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首先你要准备一个月的米，因为你要在床上躺一个月；然后用几根粗大的绳子绑住手和脚，避免你疼得受不了时乱动；最后是将一枚熟鸡蛋含在嘴里，疼痛难忍时就咬鸡蛋。

动刀子的过程就不再赘述了，那是一个比较惨烈的过程。其他的工作还包括手术前的心理疏导、手术准备、意外情况的处理以及术后的恢复观察等，总之，这项工作必须由专业人士来完成。

综上所述，让一个人顺利地成为一名太监，绝对是一个技术含量很高

的活，其中，一个技术精湛的主刀大师起关键作用，封建时代培养一个这样的人才也相当不容易。说了这么多，其实就是想证明，要想掌握这门高深的技术，最好有从理论到实践的积累，也就是主刀大师必须有一个实习期。

拿人实习的话就危险了，需要拿一些跟人差不多的动物来反复做试验，比如牛啊羊啊。

问题是日本一直是一个狭小的岛国，只出产米和绢，基本没有畜牧业。没有畜牧业的结果就是没有人来掌握那高深的阉割技术——这就是日本历史上没有太监的真正原因。

由于没有畜牧业，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日本人都是不吃肉的——没肉吃。我们以前形容一个人穷，最多是“三月不知肉味”，而日本人可能是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不知肉味。

大概到了1872年，在我们即将出场的这位人物的带领下，日本国民才开始吃牛肉。

这就是农业社会时期日本的现实。穷得受不了的日本人只好冒险渡海，到中国的沿海抢劫。于是，我们熟悉的一批人——倭寇出现了。

(摘自《大清灭亡启示录(1894—1911)》作者 黄治军)



读《作家文摘》
品五味人生

蓝马心里是真爱上官云珠的，在他们公开决裂前，他痛苦了好一阵子。1950年，上海“兰心”剧院《红旗歌》话剧开演前，他在后台当着众同行的面狠狠打了上官云珠一记耳光，这爱恨交织的举动在整个戏剧界被传得沸沸扬扬。

很快，蓝马就去北京电影制片厂吴天编导的故事片组报到，拍完影片，他就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文工团任艺术指导兼演员。不过他心里还怀有对

16 上官云珠与蓝马(二)

上官云珠的爱。

有一年三八妇女节，我出席上海市政协举办的庆祝会时，正巧与原上影演员李萌同座。我们从她与田华参加摄制《党的女儿》故事片扯到1958年她与蓝马在《万水千山》中饰银幕兄妹。李萌透露：“蓝马常常打听上官云珠在上海的情况，我告诉他，1952年她被审查了一段时间时，蓝马急了，忙问整得厉害不。我告诉他，没有大整，只是有的活动不让她参加。”

我问李萌：“蓝马结婚了没有？”
“1959年开春后，他才和董淑敏正式举行了婚礼。”李萌说。

我又问：“蓝马是偶尔提到上官云珠吗？”

李萌说：“不止一次，听得出，他很想从我这里知道一些上官云珠的消息。”

我说：“蓝马与上官云珠分开后，单身熬了近10个年头，如果他没有去北京，知道上官云珠最后离婚了，俩人还可能破镜重圆。”

其实，蓝马后来虽然结婚了，与夫人也是聚少离多，20世纪70年代中期，蓝马因患肺癌去世。

上官云珠婚姻又受挫

上官云珠与蓝马各奔东西的原因，是20世纪50年代初在“兰心”剧院

演出话剧《红旗歌》时，剧院经理程述尧的介入。程述尧戴着金丝边眼镜，知识分子味特别浓。在上官云珠面前，他很懂情趣，温文尔雅，目光中略带“爱意”。

他征服了上官云珠的心。有关上官云珠的绯闻让蓝马妒火中烧，终于在众目睽睽的后台打了她一记响亮的耳光，用蓝马事后对友人说的话是“扫扫她的脸”，这更给了程述尧献殷勤的机会，他马上来到上官云珠身边，默默地安慰她……

蓝马的离去为上官云珠和程述尧的结合创造了机会，很快他们就登记结婚，上官云珠为他生了个儿子。

在上官云珠爱情纠葛最剧烈的时期，有位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贺路，一直暗恋着上官云珠这位被人称为“体态婀娜八面玲珑的美人儿”。

1952年，“三反五反”运动开始，程述尧受到极大冲击，波及上官云珠也受审查了好一阵子。

上官云珠的儿子还不到两岁时，她与程述尧就正式办了离婚手续，儿子归程述尧，她仍与女儿姚姚生活在一起。

以后，无论是离异的贺路、蓝马或程述尧，他们的内心深处都烙有上官云珠的身影。

尤其是蓝马，他与上官云珠在银幕

上合作了《天堂春梦》《万家灯火》《希望在人间》《丽人行》《群魔》5部影片，占蓝马演出影片的一半。

上官云珠也是个有血有肉的聪明女人，虽然她嘴里没流露半点思念蓝马的话，但自与程述尧离婚后她没有正式再嫁。蓝马称得上是上官云珠演戏入门的导师。上官云珠能在中国影坛上真正站稳脚跟，全靠蓝马的鼎力相助。

徐昌霖以挚友的身份当面责怪过蓝马，他说：“马儿呀，马儿，你要爱她，要和她共同生活时，一直缠住我帮忙，要我推荐她上戏，要我导演影片时安排她好角色，你说对不对？是不是事实？”

蓝马只好避而不答。
徐昌霖继续责问道：“现在你们分开了，为什么分开？也不跟我打个招呼，你说，像话吗？像对待朋友吗？”

这时的“粗汉子”蓝马可爱极了，他伏在昌霖这位比他还小一岁的友人肩上，小声对他说：“我们分手时，她要我在那台为她买的冰箱留给她作纪念，我没有答应，狠着心叫人把它搬走了。”蓝马像天真的孩子，露出似与小朋友打闹胜利后的微笑。

(蓝为洁)
(摘自《作家文摘 20周年珍藏本》)